



蚀骨销魂泪千行，
多少情深归风雨。

血旗花 I

之蚀骨迷情

韩殇 / 著

腐烂的女尸、凄艳的旗袍、诡秘的女友、
阴暗的古宅、不能踏入的阁楼……

疑云密布，无人看清真相；
各怀鬼胎，心中欲念丛生。
每一个陷入迷局者，皆因爱成痴。

有人为情，有人为仇，有人为财，有人只求解脱。
有人死于贪，有人死于妒，有人仿佛从未活过。



血旗袍 I

蚀骨迷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旗袍. 1 / 韩殇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221-14362-4

I. ①血…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33371号

血旗袍 I

韩 殇 / 著

出版人 苏 桦

总 策 划 陈继光

责任编辑 潘 媛

版式设计 陈红昌

封面设计 源之设计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黄花工业园3号)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

印 张 19.5

字 数 290千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书 号 ISBN 978-7-221-14362-4

定 价 35.00元



引子	1
第01章 旧事	2
第02章 腐尸	16
第03章 死亡推论	31
第04章 心结	43
第05章 疑神疑鬼	50
第06章 盗尸	61
第07章 亡人歌谣	76
第08章 血色旗袍	88
第09章 头颅	98
第10章 人皮面具	102
第11章 仪式	112
第12章 猫血	121
第13章 嫌疑人	131
第14章 恐怖死相	139
第15章 红棺水葬	152
第16章 祭食	163

第17章	高跟鞋	172
第18章	深巷怪人	180
第19章	魅影	194
第20章	与尸同眠	203
第21章	疯子	218
第22章	流产	224
第23章	怪物	235
第24章	失踪	244
第25章	噩梦	253
第26章	藏尸阁楼	261
第27章	消失	270
第28章	疑云	276
第29章	日记	288
第30章	毁	293
	尾声	300
	后记	304

引子

长青路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空寂寥落，二十年前的那场离奇杀人案使得这地段更富有诡异神秘的色彩。

特别是长青路15号，那幢阴森古旧的凶煞老洋房，因着民间谣传的关于红色旗袍的灵异传说，更是让人望而却步，避而远之。

然而随着旗袍的消失，时间的推移，人们也就渐渐淡忘了那些陈年旧事。

唯有他王皓，始终忘不了，这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地方。

第01章 旧事

暗红色的天空弥漫着诡异的气息，整个城市笼罩在黄色的沙尘之中，十年难得一见的沙尘暴竟然侵袭了这座高贵而典雅的城市，街上的人们无不戴着口罩，行色匆匆。没有人愿意在这浑浊不堪的街上多停留一分钟，冯瑶也是。

停靠在路边的车辆上沾染着厚厚的一层沙尘，她伸手打开自己的轿车，忙不迭关上车门，生怕那些飞扬的肮脏的尘埃肆无忌惮地钻进来。风素来是无孔不入的，她可不愿自己的爱车变成另外一个疮痍的沙场。

车上的男人在等她。眉目清秀，嘴上叼着烟，眯起的眼睛就像一条线。

“把烟灭了。”她瞪着男人，神色严肃，“我说了别在车上抽烟，最讨厌那股难闻的烟味了。”

男人蜻蜓点水般地一笑：“是是是，我的大小姐。”

她掸掉身上的沙尘，脸上略有忧色，转头对驾驶座上的男人道：“林峰，我还是有些担心见到你妈，万一她不喜欢我……”

男人抿嘴一笑，凑过脸去，用胡茬子在她脸上蹭了一下，双手轻柔地抚着她

柔顺的发丝，宽慰道：“你就放心吧，我妈不是那么难相处的人，她和一般家长不一样，你见了就知道，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就放一百个心吧。坐好了，出发了。”

由于能见度太低，视线所及也就是前车的屁股和道路两侧排列整齐的法国梧桐，更远的地方完全是沙尘的海洋。车子始终以20km/h上下的速度前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挪移”，车子逐渐驶出混沌的城市，视线变得清晰起来，青山绿水映入眼帘，压抑的心境也顿时明朗起来。

但她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总觉着这一趟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女人的第六感向来很准。

她不断地自我安慰：不过就是去见婆婆，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别多心了！

她打开车窗，深吸了一口气。城郊的空气比城里要清新许多，这让原本纠结郁闷的她稍稍宽了心，心情自然也愉悦了不少。至少不会像刚才那般焦躁不安。

长青路15号。这是一座古老的洋房。有人说它建于明清时期，也有说更早的，谁知道呢，总之它是林峰的先辈花重金买下颐养天年的宅院。

人一辈子奋发打拼，最终就是想要找个栖身之地，和自己的家人了此一生。他的祖辈们做到了，而且惠及子孙，林峰就是靠着先祖们留下的大笔遗产才有了如今的成就。

林峰的父亲去世之后，老宅子里就只剩下林母一人。林峰偶尔会回来，但都住不长久，许是这里太过冷凄偏僻，比不上城市的喧嚣繁华。

车子在洋房前停了几秒，铁门缓缓打开，他们径直驶入。

林母知道儿子要带媳妇回来，早早就叫保姆在外候着，而自己则亲自下厨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说起来，林峰也有好几年没有吃过她烧的菜了，着实怀念。

冯瑶自进入宅子就有一股说不出的压抑感，那些年近古稀的陈设，虽然说价值连城，但在她的眼中却显得异常诡异。仿佛和这西式建筑格格不入，看着特别别扭。这就好比一个外国人穿着中国人的旗袍，怎么看怎么不舒服。旗袍？她的脑海里怎么突然闪进这个词？她自己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大厅正上方的那幅古代名画引起了她的注意，遒劲的笔墨渲染出来的山水栩栩如生。一轮皓月悬于半空，亭台楼阁间满是银白的光晕。倚窗而望的是……那一点朱砂，不，是一个身着红色旗袍的女子。是女子。

她慢慢向前走了几步，目光聚焦在画中的女子。

画中人似是也在凝视着她，直直地、冷冷地盯着她。哀怨的眼神像是有一肚子愁苦要倾诉。

“冯瑶，妈在跟你说话呢！”林峰推了推入了神的冯瑶，力度有点大，冯瑶险些重心失衡摔倒在地。被林峰这么一推，冯瑶蓦地回过神来，苦笑道：“哦……不好意思，我刚刚走神了。”

“看出来。”林母的表情有些僵硬，许是对儿媳妇刚才无视自己的问话略有不满。

冯瑶压根没听到林母说了什么，于是侧过脸看着林峰，林峰会意，重复了一遍母亲的问题：“妈让我们在这儿住两天，反正城里的沙尘暴那么严重，问你愿不愿意。”

冯瑶抿着嘴，将林峰拉到一边，小声说道：“林岚和林珂还在老师那儿呢……我不放心。”

“有老师看着，你还怕什么？妈留我们住，难道要拒绝？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在这儿住两天，清闲几日，其他的事情别想了。”林峰拍着冯瑶的肩，转头笑呵呵地冲母亲说道：“妈，我们就在这儿住两天。”

听到林峰的回答，林母皱着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喜悦。不过，她看出冯瑶不太愿意留下，就嘟囔了一句：“怎么，冯瑶好像不太情愿啊？”

林峰一把将冯瑶拽到身旁，看了她一眼，又满脸堆笑道：“怎么会呢，妈留我们住，我们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不情愿呢，你说是吧？”

冯瑶无力地一笑，她的不安又一次在心头作祟，从进屋到现在总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或者是正前方，或者是侧面，或者是身后的某个位置，又或者是头顶上。也许是画中的那个女子吧……

宅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古里古怪的，除了自己的丈夫林峰还算正常，其余都不像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阴阳怪气的。尤其是林母，穿着几十年前的服饰，当然，她不能当着林峰的面说这些事，更不能表露自己内心的想法，否则只会被扫地出门。她爱林峰，她可不想因此而断送自己美好的婚姻和幸福。

夜静得可怕，连睡在身边的林峰的呼吸声都被放大得清晰可见，那种均匀的节奏就像刚出生的婴儿。

冯瑶睁着眼睛，环顾着房间里的每个角落，始终无法闭上眼睛，她能够体察到那双隐形的眼睛正在诡谲地看着她，至于是从哪一个方位她无法预测。

阴沉漆黑的房间幸好还有一丝淡淡的月光，洒落在木质的地板上。

她正烦躁不安的心跳因着门外骤然响起的细微脚步声乱了节奏，仿佛剧烈地就要跳出咽喉，生生跳到她的眼前。

“咯噔、咯噔……”是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响，清脆而利落，急促而短暂。

“咯噔、咯噔……”越来越近。

声音在门口戛然而止，是什么人定在门外窥视屋子里的情况吗？是谁？

这屋子里除了自己和林峰，就只剩下林母和保姆，到底是谁在门外？

冯瑶的身体因为紧张而开始抖动，尽量压低呼吸的声音，甚至憋着一口气，不敢吐出去，生怕暴露自己所躺着的位置。

为什么没有声音了？没有了声音反而更让她感到恐怖和害怕……因为她知道，只有一种人走路不会发出声音，因为她们没有脚。鬼。她克制着自己不去联想这个字。只是显然她的大脑已经不再接受她的控制，完全处于凌乱状态，思绪繁乱。

她用力地推了推身旁睡得跟死猪一样的林峰，企图推醒他，林峰虽然身体示意性地动了动，可转头又呼呼睡去。

不要触动门把，她极度害怕门外的人会扭转门上的把手。

是人，一定是人！她在心里自我暗示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存在鬼。不可能

有鬼。否则我们人类根本不可能存活到现在。没有鬼，没有鬼。

她掀开被子，赤着双脚一步步走近门边，每一步都踩得小心翼翼。

两步……

一步……

她拍着自己的胸脯，闭上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壮着胆子双腿弯曲，不断向下俯身。她细长的头发缓缓及地，她要透过门下的细缝看到外面。

然而门外漆黑一片，似乎什么也没有。

难道是自己疑神疑鬼，刚才根本就没有什么脚步声？

或者……如果外面那个穿着高跟鞋的女人也像自己一样贴在地板上透过缝隙往里看，那么自己正对着的那片漆黑不就是对方直视的眼睛！

她被自己的想法惊到，全身上下的鸡皮疙瘩瞬间跳出皮肤，房间里流动的空气吹在她的身上那种刺骨森冷的触感被放大了数倍，让她战栗着起身又不是俯着又不是。她贴着地板的耳朵，仿若听到一丝人语：我看到你了哟！

她的神经在一瞬间几近绷断，大脑里唯一的指令便是僵持着不要动。

事实上她的身体已不受控制，根本不能动，仿佛有一双冰冷的手正死死地抓着她白皙纤长的双脚，压着她的身体，还有一双挂着血丝的眼睛正一动不动地盯住她。

也不知是多久之后，林峰蓦地坐起来，疑惑地看着她：“冯瑶，你在干吗？”

见她没有丝毫反应，于是走到她身后，将手搭在她的肩上，冯瑶忽然尖叫了一声：“啊！”

声音尖锐刺耳，穿透云霄。

林峰倒是被她这突如其来的尖叫吓了一跳：“你怎么了？半夜三更不睡觉，好端端地站在这里做什么？”

“站着……我不是趴着的嘛……”她上下审视自己，像个思维混乱的精神病患者，脑子断片了一般，完全记不得自己为什么会站起来。她又对林峰道：“我听到门外……有人！”冯瑶是颤抖着说出这几个字的，显然有些吃力。

“有人？”林峰质疑地看着冯瑶，随即开了门，外面一片宁静。“哪有什么人，别疑神疑鬼的，什么都没有。睡觉，睡觉。”说着打了个哈欠，准备关门。

走廊的灯骤然亮了起来，冯瑶的尖叫吵醒了已经睡着的林母以及保姆。林母披着一件白色的外衣，从自己的房间出来，保姆紧紧地跟在她身后。林母关切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呵呵，妈，没事，冯瑶做噩梦了。吵到您了吧？”林峰急着替她解释道。

“哦，可能是第一次来，住得不习惯。明天我给你炖点参汤压压惊。”林母打着哈欠，揉了揉眼睛，看着失魂落魄的冯瑶，说道：“没事就早点休息吧。”说完便转身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林峰关上门，将冯瑶拉到床上。冯瑶惊心未定，委屈地低垂着头，知道自己这一叫估计毁了在林母眼中的良好形象。她素来比较敏感，只是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听到了脚步声，怎么就没了呢？

“林峰，我真的听到有女人的脚步声，而且是穿着高跟鞋。”冯瑶执意坚持自己的听觉没有问题。

“这不可能。这个家里根本不可能有人穿高跟鞋。一定是你听错了。我看是你想太多了。好了，睡觉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林峰没有等冯瑶开口便熄了灯。

冯瑶哽咽着，把想说的话都放回了肚子里。

夜又一次恢复了静寂。幽冷的月光映在白色的窗纱上，白得迷离白得剔透。冯瑶试着说服自己，只是幻觉，只是幻听。她试着用所有的唯物主义理论来说服自己，但最终还是难以战胜内心的恐惧。没有可能的，如果是一个正常人怎么会凭空消失呢？她分明在门外停住了脚步。还是……她已经进入了房间，就躲在某个冯瑶所不知道的角落。不，她根本不用躲，也许她根本不是人。

她在哪儿？床上吗？自己的床头？还是床底？

她感觉头顶有液体正在滴落，滴在她的脸上，一滴、两滴……它们想要吞噬她的头颅，她的身体，她的一切一切。

她猛然坐起来，额头上全是冷汗，就在那一刹，有一道白色的光亮闪过，划

过她的眼睛。

镜子，是正对面的镜子反射的月光。

她将视线落在镜子中，双脚什么时候已经迈了出去，镜子里的那个女人是自己吗？那张扭曲的脸在月光下显得异常诡谲。她的眉目似曾相识，还有唇上那浓郁的胭脂，红得犹如绽开的牡丹，倒像是拿嫣红的血液涂染的。

怎么她的衣服……是一身大红色的锦缎旗袍，而且有液体正在一滴滴从她的嘴角垂落在那身华美的旗袍上。一点点晕开，就像泼墨的水彩在宣纸上逐渐渲染开来。

那不是自己！那不是！

冯瑶被吓得不能动弹半分，一双手正滑过她的发丝，环住她的脖颈，细长尖利的暗红色指甲正一分一寸地刺入她的脖子上的皮肉。那种撕心裂肺却又无可奈何的疼痛让她几乎窒息而死。那个女人，好熟悉。冯瑶想起来了，她是画中人！是大厅画中的那个女人！

“咯噔、咯噔……”又是一阵稀疏错落脚步声，从门外的某个地方传来，萦绕在空空荡荡的走廊，飘进冯瑶所在的房间。

冯瑶咳嗽了两声，大脑恢复了清醒，她发现自己的双手正死死地掐着自己的脖颈。她立即松开双手。

看着镜子里的模糊人影，质问道：“你到底是谁？”

其实在她的潜意识里，已经将自己刚才不可理解、莫名其妙的行为归在了“鬼神”身上，而且是大厅那幅画里的“鬼”，它正在控制着自己的身体。否则一个正常人，怎么会无缘无故掐着自己的脖子呢？那种力度简直是想要置自己于死地。

她知道，是那个女人，穿着旗袍的女人，大厅画上的那个穿着旗袍的女人。她的眼里满是怨恨。可她为什么要对自己下手？她无暇思考。

她看着镜子里的“人”，它只有一双眼睛，没有了脸，那对血红的眼睛冲着冯瑶满足地诡谲地放肆地笑，是的，虽然五官不全，但她还是能感觉到那种隐透

着诡邪的笑意。

随后，那双眼睛逐渐消失于黑暗中。

冯瑶擦掉脸上渗出的汗液，她不敢确定那究竟是不是汗液，但必须要擦掉。

门外的脚步声依旧在响，镜子里一切如常，映照着自己苍白的脸，再没有什么怪异的景象。

她走了吗？

她走到门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扭动门把，过道的寒风吹起她垂落的长发，吹干了她额头上溢出的汗液。她借着门缝循声望去，一个白色的身影恍惚地下了楼，她没有看错，白色的身影。长发披肩，身形有些扭曲。

白色的薄纱简单地系在脖颈上，轻飘飘地落在双肩。底下是刺眼的红色，当冯瑶再次看到这种让她不寒而栗的艳红，她失去重力般瘫软在地上，视线开始模糊。

她看到那个女人回过了头，披散的蓬乱头发遮住了她的整个面部，就像一团黑色的绒球嵌在了一件华美矇丽的红色旗袍上。

那个头，是挂着的！

迷蒙中，一双红色的高跟鞋停在冯瑶的面前，伴随着“咯噔”的声响，一张模糊的脸凑到她的耳畔，窃窃道：“你是在找我吗？”

声音被拉得长长的，仿若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迷离而玄幻。

她“咯咯”地笑着：“我的旗袍好看吗？”随后吟唱起了一段恐怖的歌谣：“白旗袍，红旗袍，滴血割肉染旗袍，扯下长发穿针线，一针一线绣锦袍……白牡丹，红牡丹，血溅白绫绽牡丹，紧裹尸身缝皮肉，夜夜听得哭声寒……”

冯瑶听得头皮发麻，全身颤抖，她试图看清那个女人的容貌，即便努力地睁着眼睛，但迷蒙中只有一点红，犹似那画中的一点朱砂。

冯瑶醒来的时候，感觉周围的气氛有点不太对劲，林峰和他的母亲还有保姆都立在她的床边，她头痛得剧烈，好像被什么东西撞击过似的。她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不解地看着众人，喃喃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冯瑶摸了摸自己身上的衣服，终于明白大家为什么这样怪异地看着自己了，是因为这身红色的旗袍。她一下子蒙了，自己本来应该穿着白色的睡衣的，可是怎么一觉醒来就换上红色的旗袍了？她本能地想到了昨晚楼道口发生的一幕。

没等冯瑶开口，林母大声喝道：“谁让你进阁楼的？！谁让你穿这件旗袍的？！”

林母瞬间就像一只暴躁的狮子，声音震耳欲聋，面色铁青冷酷，失去了先前的慈蔼和善，冯瑶被这吼声震得不敢再说半句话。

“阁楼？什么阁楼？”冯瑶完全不知道林母在说什么，她压根不知道这房子还有阁楼，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穿旗袍。她试图向林峰求救，林峰虽然明白她的意思，可也实在插不上话，看着爱妻陷入窘境，心里比她还着急。他抚了抚母亲的背，柔声道：“妈，也许只是个误会。”

“你别插嘴，让她自己说！”林母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非要逼问出个结果不可。她直直瞪着冯瑶，面对的似乎不再是自己的儿媳，而是一个犯了罪的犯人。

冯瑶支支吾吾地回道：“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穿着这身旗袍……昨晚，明明，对了，是那个女人，穿着高跟鞋，楼道里，我看到她……”

她的语无伦次让林母更加生气，竟然朝着冯瑶的右脸狠狠地扇了一巴掌，掌印迅速扩散开来。她怎么也没有料到林母会有这种反应，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没有预料到。

“马上去把它脱下来！”林母怒斥道。

冯瑶捂着隐隐作痛的脸，强忍着眼泪，走进洗手间，将身上的大红旗袍脱了下来。她泪眼模糊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仿佛又见到了那个女人，在对着自己纵情而诡异地笑。笑着笑着，她的眼角和嘴角都溢出艳红的血，一滴滴染红自己身上的白色旗袍。是白色旗袍，还是红色旗袍？她已无法分辨，只觉得脑子嗡嗡作响。

她的耳边又回荡着那句恐怖的歌谣：“白旗袍，红旗袍，滴血割肉染旗袍……”

冯瑶顾不得多想，立刻开了门，将旗袍塞到林母手中。她已认定，那是一件

不祥之物，至少让她平白无故挨了一记耳光，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碰它，更没有踏进过阁楼半步。她的委屈无处倾诉。

一定是那个女人给她穿上的，一定是。她究竟有什么目的？冯瑶百思不得其解，来此之前就袭遍全身的忐忑不安，一瞬间又复苏了。那种不安让她巴不得立刻扭头走出这幢洋房。可是她没有。

林母厉声抛下一句话：“不准再随便进入阁楼，更别碰这旗袍，否则出了事，谁都保不了你！”这是林母对她的劝诫，但在冯瑶听来更像是威吓。

冯瑶默不作声，权当答应了。

待所有人都出了房间，林峰才上前轻柔地抚着冯瑶的面颊，关切道：“疼吗？”

“废话，要不你让我打一巴掌试试。”冯瑶一肚子的委屈和怨愤，但却只能吞回到肚子里，因为她知道，就算她再怎么倒苦水，身旁这个男人也不会相信她所遭遇的事，更不会为了她而跟他母亲撕破脸。

冯瑶目前更关心的倒是那件旗袍，还有楼下大厅画中的女人。

“不过你也是，怎么偏偏穿了阁楼里那件旗袍？”林峰没有要责备冯瑶的意思，纯粹出于好奇，所以就随口那么一问。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冯瑶没有打算解释，而是反问道：“为什么你妈那么在意那件旗袍，还把它锁在阁楼里？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这是我们家的禁忌。不准穿高跟鞋，不准穿旗袍，不能随意进入阁楼，更不能碰锁在阁楼里的那件旗袍。其实我知道得也不多，但是以前听长辈们说这是曾祖母生前最爱的，她留下遗言说不能拿它陪葬。于是就一代代传了下来。

“不过在祖父那一辈发生过一件怪事，祖父娶了两任太太，大太太生性乖巧，二太太却专横跋扈，然而祖父喜欢二太太胜过于大太太，对她千依百顺。突然有一天，二太太趁着祖父不在，竟然私自闯入阁楼取下那件旗袍穿在身上，你也看到了，那件旗袍的精致华美也无须我赘述，但凡是女人，只要一穿上便不愿再脱下。说真的，刚才看到你穿上那件红色的旗袍，着实妖艳动人，我都看呆

了，然后你可以想象当年二太太穿上它时的兴奋和喜悦，哪里还肯脱掉。”

林峰就像是在讲述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关的人的故事，而冯瑶则听得津津有味。林峰道：“怪事发生在那天晚上12点，二太太穿着红色的高跟鞋和旗袍在走廊里来回地走，就像中了邪一般，嘴里还嘀咕着什么，然后放声大笑，笑声凄厉。接着，她缓慢地下了楼，进了厨房，所有的人都以为她只是饿了进厨房找吃的，可谁都没有料到，她竟然拿着刀在割自己的脸，然后将割下的肉不停地擦身上的旗袍。”

冯瑶汗毛倒竖，差点呕吐出来，但好奇心驱使她追问道：“后来呢？”

“大家都说是曾祖母的鬼魂附在了她身上，就因为她碰了曾祖母的遗物，所以她必须死。”

“二太太死了？”冯瑶问道。

“嗯，死了。失血过多而死，而且死相极其恐怖。”林峰缓了口气，微笑着刮了一下冯瑶的鼻尖，邪笑道，“怎么样，我编的故事很精彩吧？”

“这是你编的？”冯瑶拿拳头锤了锤林峰的头，娇嗔道，“亏我还当真了。”

“如果是真的，那你也穿了旗袍，岂不是也会死……”林峰轻描淡写道。

“你是想咒我死啊？”冯瑶突然严肃地说道，“我要是死了，做鬼也会缠着你。”

闲聊了片刻，林峰问起她怎么会穿旗袍一事，冯瑶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方面她是真的不知道，另外即便她说她见到了一个穿着旗袍和高跟鞋的女人出现在走廊，林峰未必会相信。她只期望林峰能快点带她离开这个诡异的宅院，她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她无法预料接下去还会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会发生，而自己见到的那个女人究竟又是谁？难道真的只是幻觉吗？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冯瑶问林峰楼下大厅那幅画中画的女人是谁，林峰有些敷衍地回复说，只是一幅普通的画，没有什么指向性，他也不清楚画的是哪个女人。

受了林母那一掌掴，加之莫名其妙穿上旗袍，冯瑶实在不敢再在这宅子里